

“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声谢谢,直到长大后才懂得你的不易。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,微笑着说回去吧!转身泪湿眼底……”许是离家太久,这几日总是想起父亲。

父亲50多岁,身材魁梧,皮肤黝黑,每当那双严厉的双眼看过来时,我经常会不由自主正襟坐端。平日里父亲沉默寡言,无情的岁月早早在他的脸上刻上了印记,但他依旧用挺拔的身板和强有力的双手撑起整个家。

小的时候,我调皮捣蛋不爱读书,再加上家里生意正是起步阶段,父母把我送到学校就无暇顾及,所以好几次被学校老师请家长。父亲每次嫌丢人不去,都是母亲负责去见老师,父亲回家说教,说不了两句没词了,急了就在我手上打两下。2003年非典爆发,家里生意血本无归,导致本不富裕的生活立刻捉襟见肘。一时间家里阴云密布,天仿佛要塌下来一般。母亲整日唉声叹气愁容满面,父亲每天抽着烟一言不发。这时学校又让买资料,我平日因为怕挨打,不爱跟父亲交流,先向母亲要钱,母亲说缓一缓,等过段时间再说。我哪管得了这么多,二话不说直接

方言拾趣：撒话

日子流转至冬月,西北风刮得呜呜响,平日清冷的乡村却热闹起来了。

村西头的二小子,领回个南方女子,年节准备订婚事。村东的三丫头,身后跟个帅小伙,说是要让爹娘把把关。一同出去的三娃婚事没动静,金贵两口子眉头就蹙成了一疙瘩。晚上,金贵躺在炕头磕了下烟锅说,孩儿大了,该撒话了。三娃娘擦着围裙点点头。

乡村的婚事要动了。

撒话,属关中方言,是繁复的婚姻仪俗中的发轫环节。有告知、动员、广而告之的意思。核心是“我家儿子打工回来了,有合适的女子给穿通一个”,或“我家有女初长成,该找婆家了。”乡村里长大的人,都见过撒麦种。一把麦籽抓在手,力道要匀,心气要稳,挥撒时先半开再全抛,滑脱的籽种会随着优美的弧线,雨滴般落在泥土里。“撒话”和撒种一样,是个技术活儿。也要有远有近,四下布局,十面埋伏。

自由恋爱时兴多年了,但必要的牵线搭桥还是很管用的。

撒话的是主人,跑腿的是媒人。然而撒出的话,不是落地都能生花。德行好,说媒的人门前排队。人品差,乌鸦说成白的都没戏。有生产队时,二婶手腕利落,放工回家,不是顺手揪把苜蓿,就是给大襟袄里揣几团棉花。好几次被看护的人捉住了,脸色灰塌塌的没光亮。等到儿子大了说媳妇,她手脚不干净的旧事,把几门看好的亲事都搅黄了。那娃娃倒争气,当兵挣下个军功章,城里的姑娘都看上了。花姨嘴唇薄、颧骨高,骂起男人嘴里像吃了辣椒挂了刀,是个麻婆不分分的“惹不起”。她家女子大了也没人来提亲,起初她满脑子冒问号,等到明白了曲折,不但改了瞎毛病,逢人有了笑,还推着老婆婆逛集看大戏哩。

婚姻不是儿戏,撒话定要讲实诚。乡里有句话是,说媳妇夸富贵,要媳妇告艰难。订婚前,男方为引得凤凰来,晒钱炫富不足奇,但也不能舌大口阔,满嘴跑火车。被戳穿了,毁了一门亲。若是结婚了,就是个苦果。闲人的嘴、媒人的腿,属两不翘翘,不靠谱。但主家要稳住砣,不能打诳语。铁头叔的兄弟在县上当局长,谁碰上个糟心事,他的口头禅就是,有啥烦烦的,我到县上给你二叔说说去。你还别说,还真有几件事办成了。大家一夸赞,铁头乐得眉眼堆笑,摇头摆尾的。儿子相亲那天,他拍着胸脯给准亲家许愿说,女子进了门,十指不沾阳春水,脚穿皮鞋不沾土,让他叔给安排个坐凉房间的好差事。可媳妇娶进门,他嘴上像挂了锁不吭声了。媳妇嘛嘴吊脸子,儿子也怨爹放了空炮。宝娃哥也爱咧大嘴,撒话时牛皮吹得牛都想哭。亲家抓住话茬儿,彩礼来了个狮子大张口。婆姨气得又是跺脚,又是瞪眼,他这才发觉话说过颠了。想改口,儿子不依,只好蔫巴巴出门借钱去了。

话撒了,等待是个焦心事。这比不得撵兔逮鸡娃,眼窝尖、手脚快,有力气就行,没耳没把的,不好捉抓。妹们回家的日子有期限,爹娘就掐指头算计着,看有几人上门提亲了。晚上定下神,还要比对照分析着,看那个门当户对正合适。高不成、低不就,勉强扭下的瓜也不甜。当然也有例外。三丑娶得媳妇貌若天仙像朵牡丹,大家弄不懂女娃子看上了他哪一点。有人问三丑,三丑说,鲜花插在牛粪上长得旺嘛。知己的人明白,三丑脑子活,心眼多,干加工、包工程、运砂石,把苦下了,把钱也挣了,强过那些好看的“小鲜肉”。这新媳妇也不当甩手掌柜的,又数钱又算账,夫唱妇随乐呵呵的。

年节是婚庆黄金季。前几天,我见金贵叔迈着方步唱秦腔,露着白牙笑嘻嘻的,打趣说,叔,三娃的婚事有着落了?金贵叔说,嗯哪。腊月初九是个好日子,来喝喜酒哦。走近我,他还压低声音炫耀说,年后三娃就要对象结伴打工了。这小子啊,也不多陪陪我和他娘,媳妇没进门耳朵根就软了。听活听音,我知道,三叔这是因为儿子有出息、有志向了高兴。(运销集团)

寒意四起的冬季,北风呼啸过耳畔,冬正在往深处走去,一年中的四季也将走向末端。年复一年,日子实在过得太快。

记忆里的冬,是平房老屋里的味道,就像是放了一年的军大衣,来年再拿出穿在身上的味道。冬季里母亲爱煮包谷糁,像红薯、南瓜这些个糯性食物会煮得稀烂,佐食清口咸菜是最下饭的,我常骑在走廊水泥板上吃一大碗。后来,无论是滋滋冒油的烤肉,还是咕嘟咕嘟泛起气泡的火锅,再好的饭局都不及这一碗的治愈,可以说食物承载了我对于季节的大部分记忆。

几时的冬天是食物匮乏的季节,但冰糖葫芦赋予了我们冬日里美食最艳丽的色彩,可算是北方冬天最独具特色的“甜品”。金黄色的外壳里面包裹着山楂,酸与甜的融合,颜色艳丽多彩,一眼望去甚是美味。那时矿区大院里叫卖冰糖葫芦的商贩后面必定跟着一群欢乐的孩童,追着跑出好远,似乎每个孩子都难以抵挡糖果的诱惑,即使糖外衣里面包裹着酸酸的山楂。还是喜欢这样古老的冰糖



葫芦,透明的江米纸,入口即化,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吃上一串儿。

小时候不懂鲁迅先生在《社戏》结尾里写到的:“真的,一直到现在,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,也再看不到那夜似的好戏了”是怎样的情愫?成年后才渐渐明白,冰糖葫芦就像社戏中的蚕豆一样,每天都能吃到,味道本身也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,只是我们吃蚕豆、冰糖葫芦的心境变了,童年一去不复返了。

父亲

王俊琦

晚是怎样放下自尊,张口向别人借钱。

父亲一生很坚强,即使生活再困难,也没能压垮他。而迄今为止,我所能知道父亲一共流过三次眼泪。听母亲说,第一次是我出生的时候,父亲听到我在产房里第一声啼哭,激动得直流眼泪,第一时间冲进产房,把我捧起来看了又看,亲了又亲,用母亲的话说,“就差跪在地上磕头了。”父亲这一辈子没读过书,找了好多文化人,翻了好多遍新华字典,只为了给我取一个好名字。第二次是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,父亲小心翼翼拿着通知书,热泪盈眶,不停地说好。看到他那布满老茧的双手,我一时无语凝噎,觉得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。在

《装台》取景地——陕钢红光物流园区

电视剧《装台》近期登陆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。据悉,《装台》中的刁家村位于西安市文艺北路,已在1998年之后陆续拆除,如今的刁家村已是高楼林立的住宅区,没有了城中村的模样。

剧中的“刁家村”,是在陕钢集团西钢红光公司物流园区搭建的拍摄取景

地,拍摄地占地近2000平方米。“剧组按照1:1的比例搭建了一座城中村,村子非常逼真,连探班演员朋友們都被唬住了。”演员张嘉益在采访中说道。

该公司与剧组及影视文化方合作,开辟了将重工业与文​​化事业融合创新发展之路。

(李长庆 薛若兰 康至兵)



扫一扫看视频

陕焦赋

梁子玉

域,多元化发展,科学规划,百年筹策,定鼎而立。而如今,资产营收突破双百亿元,“陕焦牌”商标,驰名国内,主导产品,远销海外。质量认证,领首全城;美名享誉,远播遐邦。

今观我陕焦,感之于国者,故能赴国之难,疫情防控,无一感染;感之于民者,故能待民以诚,工匠精神,质量严管;感之于员工者,故能心系员工,薪酬改革,福利满满。况其穷则善身,达则兼济,安全生产以重生命,环保提升以报自然,循环利用,持续发展,国企担当,责任为先;缔造精品,质量奠基诚信之帆;回报社会,金秋助学成为典范,消费扶贫,小康路上结为同伴。凡百种种,不能尽举。握瑜怀瑾,载厚德而功不争;坦荡包容,存大善而名不竞。争流百舸,道法自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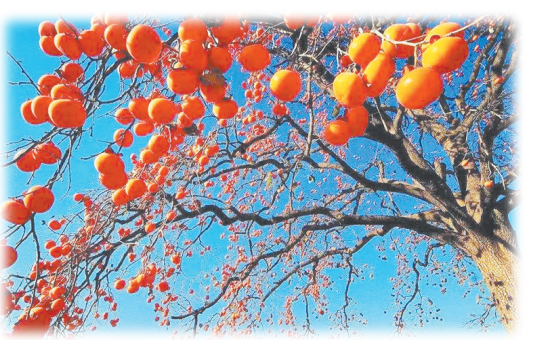
吾,数尺微命,公元2010年,时逢初夏,幸遇高人指点,欣入明企,至于今日,已足十年矣。时恰逢50华诞,心澎湃而难平,愿基业长青,展百年宏愿。(陕焦公司)

冬安

文/音 刘丹

人间充满看似坚硬其实脆弱的关系,联系彼此的纽带也仅仅是各种移动终端。这个时候最具实感的反而是记忆本身,那些围绕在一起的笑脸,那些雪夜拥炉的瞬间,那些浸润在身体里的食物的暖意。

冬往深里走,雪也来过。一个人的内心通透明亮,祥和与幸福就会随之而来。与雪对坐,竟生出通透了之心境。安静下来的冬日,有了更多与自己相处的时间。雪落得安静且欢喜,它的生命是在做一场减法。一件一件卸落,一样一样放下。轻盈的身姿,来自内心的空灵。“心容世事而不争,意纳万物且自明。”不争,是一种智慧。自明,是一种慈悲。安穩于日子,与一些细小的幸福缠绕。



老柿子树

张长录

在故乡的田野上,柿子树是一种最为常见的树种,它们不择地势,顽强地生长在村前庄后、田间地头、崖畔沟岔。一棵棵长满皱纹粗壮结实的躯体,深深植根于故乡的黄土地,一棵棵硕大的树冠孤独仰望着高远的天空,像忠实的战士守卫自己的边疆,又像年迈的老父亲在寒风中凝望远归儿女的身影。

特别是村外路边的那棵老柿子树被我时常想起,它那粗大的根系像一条黑色的蟒蛇裸露在险畔的土壤外,不到两米的躯体上分成四个树杈一直无畏伸向天空。至于老柿子树是谁栽的不知道,何时种下的也不知道。从我记事起,它就是那个样子,雄伟盘踞在我上学的路边,叶子长了落,落了又长,年年月月,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。这棵老柿子树在我的心中始终都占据着一定的位置,每次回家路过这里都会多看几眼。如今已经入冬,当我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,柿子树叶已经稀稀落落,一颗颗红彤彤的柿子摇曳在枝头无人问津,只是高空那几枝光秃秃的枯枝告诉我,它已经苍老了很多。一阵寒风吹过,一片片树叶从树枝上飘下来,落在地上,望着那一片片摇摇晃晃的枯叶,我的心情感到无比的沉重和沧桑,想起了曾经的兄弟,曾经在这里的快乐时光。

我和他是曾经的患难兄弟,在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,可以称得上布衣之交,苦也融融,乐也融融。夏天这棵老柿子树绿叶簇拥,像一把绿色的大伞,罩着周围好大一块地盘,挡住了如火般的骄阳,凉爽的老柿子树下便成了我们的乐园,一玩就是几个小时。聪明伶俐的他在老柿子树上摘片叶子,放在嘴里一吹,就是一个嘹亮的哨音响彻天际,这种特有的技能让我羡慕不已。那时他想成为一名行侠仗义的武林高手,讲起武打片的角色总是手舞足蹈、绘声绘色、滔滔不绝,梁山好汉108将如数家珍,雪山飞狐、神雕侠侣……兴致到高潮时随地捡起一根木棍,在老柿子树下便是一套“打狗棒法”,左击右打像模像样,我在一旁傻傻地欣赏。到了秋季,红彤彤的柿子挂满枝头,在阳光的照耀下好似一盏盏漂亮的红灯笼,惹得大伙放学顾不上回家,书包往老柿子树下一扔。他总是一个倒挂钩翻身“嗖嗖嗖”第一个爬上树梢,我们一个个站在树下仰着脑袋指手画脚,享受着从树上抛下来的绝世佳品,反应木讷的另一伙伴总是被抛下的空桶砸得满脸流汗,一阵阵爽朗地笑声飘荡在空阔的田野上。

时光荏苒,岁月流逝,快乐的时光总是那样短暂。早早辍学的他便告别了那棵老柿子树远离故土,背上行囊去闯荡外面的世界,为了生活的重担努力拼搏。后来从母亲口中得知,在一个寒冬腊月大雪纷飞的夜晚,他煤气中毒静静地走了……

在故乡空阔孤寂的原野上,一座孤零零的黄土堆成为他最温暖的归宿,不远处那棵老柿子树在寒风中发出吱吱的响声,似在哽咽,似在哭泣。(陕钢集团)

我的黄土梁

曹延鹏

12月的黄土梁,一片空旷辽阔,荡气回肠的苍黄。进入冬季,虽有几分绿色,但灰色的苍穹下,粗野的北风,卷着漫天黄沙,遮天蔽日,到处张扬,那斑驳的山茱萸上依稀可见日星影。

我的脚印曾在这儿无限地延伸拓展,把满目疮痍的泥泞之路走成了一段回忆。眼前这绵延大山,像一位蹒跚老人,在娓娓讲述那世世代代都讲不完,遗留在黄土梁上的沧桑。山坡下不远处是我曾经念过的小学,现如今已是一片狼藉,老气横秋的几间砖瓦房歪歪扭扭支撑着,往日子里拼接的几堵土墙早已被人撬去了几个缺口,唯有门口的几棵碗口粗的柏树越发苍翠,彰显了它在冬天所有精气神。

太阳快下山,我坐在山坡上,思考着什么是黄土,打量着行走在大地的人们,听着耳畔的风和顺风飘来悠悠的信天游,不知是来自那个弯弯绕绕的山道里,还是一马平川的大路上,“青线线的那个蓝线线,兰格英英的彩。生下一个兰花花,实实的爱死个人儿……”土到掉渣、美到撩人,这是黄土梁上最原始的气息。放羊老汉周身布满沙尘,衣襟随风摆动,干裂的嘴唇叼着烟斗怡然自得地蹲藏在那黄土梁上,嘴里不时叭叭作响,青白色的烟雾缭绕周身,一阵风吹来,支离破碎。他们或许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,适应了这样的环境,这是属于他们的现在,更是这片萧瑟、荒凉的黄土梁在漫长的时空里所形成的固有风土人情。想象着曾经自己也在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漫长寻找,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方向。

山涧上的青瘦树枝如老人干枯的手,伸向昏黄的天空,清冽干燥的寒风中,漫山遍野的蒿子仿佛一点就着,脚下的这片包含沧桑与乡愁的热土,苍茫浑然,接地连天。不知不觉又到了年底,但是看不出与往常日子的半点区别,对面的山岗太安静了,完全不是想象中,风卷着黄沙和秧歌锣鼓翻飞的热情与躁动。在这孤寂的世界里,我期望生活的场景无比热烈,浓墨重彩的对联贴门沿,妇女们说笑着把窗花剪,火红的灯笼照亮了塬,肥美的宰羊饭锅里翻,飞舞的烟花映红了天……日子啊!就像这岁月的年轮碾过黄土梁一般,经历着一年四季的轮回更替,但是铭记在心里的往往是多一份沉淀少一分不安。有些经历看似平常,却能把人生丈量;有些过往看似惬意,却能指明奋进的方向。

我躺在塬上将灵魂融入在这片纵横的沟壑里、绵延草莽中、断裂的岩土上,我爱这片土地,没有一片绿叶可以采摘,没有一朵鲜花可以衰败。(运销集团港口办事处)



扫一扫听音频